

□胡有琪

都市慢生活

凤凰山

巴山夜雨

07

2023年5月12日

星期五

邮箱:
3213456266@qq.com□主 编:郝 良
□编 辑:杨蕙菱
□美 编:王万礼

蔷薇·篱笆

□路来森

春末夏初,蔷薇花,开得轰轰烈烈。

可奇怪的是,一提到蔷薇,人们首先想到的却是蔷薇的“刺”,而不是蔷薇的“花”。其实,蔷薇多刺,亦多花,只是那花,哗啦啦地开,又哗啦啦地落,集中且短暂,所以,留在人们印象中更多的就是蔷薇的“刺”了。

朱彝尊有一首《北双调·沉醉东风》:

“香茅屋青枫树底,小蓬门红板桥西。虽无蔗芋田,也有桑麻地,野蔷薇结个篱笆……”

茅屋、青枫,蓬门、板桥,蔗芋、桑麻,蔷薇、篱笆。一首清丽短曲,一派田园风光,一种野逸风情让人好生喜欢,好生向往。

“野蔷薇结个篱笆”,正是利用了蔷薇多刺的特性;借助野蔷薇,来遮蔽篱笆间无可奈何留下的空隙。

蔷薇、篱笆,这种结合,由来已久;这种结合,也实在是“天然”到了极点,“田园”到了极点。

现如今,乡间,仍是随处可见。这蔷薇也怪,栽在篱笆内,爬在篱笆上,花开时节,每一朵花却又俏生生地伸出篱笆,在篱笆外绽放,像是探出篱笆的一张张童真的笑脸。所以,每每引得行路之人顾盼回首、脚步依依,仿佛总有一份割不断的情思。

其实,蔷薇花开时,那花,也确实是好看。

蔷薇花,花色品种繁多,红、黄、白、紫等,各色兼备。且花朵多为复瓣,每一枝头,都有数朵花伸出,所以,花开时,花朵极其稠密。若然是各种花色的蔷薇,夹杂在一起,花开时节,就不仅仅是稠密,而且还熙熙攘攘,给人一种喧闹、热烈的感觉,仿佛初夏风情就该如此。

蔷薇的枝条,能伸展得很长很长;众多的枝条纠缠在一起,一蓬蓬地缠绕在那儿,就很有一份气势。有一年,我去一个叫“九龙洞”的地方游玩,一条河流的两边,垒砌了高高的堤坝,堤坝上面栽植了各色的蔷薇。大概是经年了,蔷薇枝条下垂,已然覆盖了一条长长的堤坝。正当花开,从堤坝顶端向下望去,坝坡,完全成了一条宽幅的瀑布;花事喧闹,你仿佛能听到那条“花瀑”哗啦啦的流淌声。如果横向望去,堤坝蔷薇花,就构成了两条长长的“花带”,顺着河流,绵延而去;它就像一幅花笺两边的“界栏”,中间的河流,潺湲而去,正是大自然自由灵性的“书写”。

明代顾璘有一首诗,赋蔷薇花开:“百丈蔷薇枝,缭绕成洞房。密叶翠帷重,秾花红锦张。”说枝长百丈,虽然有些夸张,却也庶几近之;而“密叶翠帷”“秾花锦帐”,就真真是形容得十分恰当了。

蔷薇有刺,也有花。

中国文人喜欢“载道”,所以,看见的常常是蔷薇的“刺”。王士禛《戏示老圃》:“语君种梧桐,君嫌颜色少。莫种蔷薇花,岁寒足荆棘。”表面上是“戏示”老圃,实则是在警示世人:多行善事,莫种恶果。文人“腐儒”如此,总觉得必得肩担道义,无奈。

到底还是“凡人”能从蔷薇中看到“好”。比如,初恋的人,赠送蔷薇花,象征爱情的纯洁;以之迎送宾客,则象征友好;世界上,一些文明古国,甚至全然将蔷薇花看作“真、善、美”的象征。

哎,其实,花自花开,花自花事,到底还是人“自作多情”。何不干脆,就是“见花是花”呢?

夏夜思

□郭文艺

夏的夜。

先前南塘边的蛙鸣,这几日逐渐消退了不少。

上灯时节,屋里的花蚊却陡增了起来。手柜台,灯罩上,纱帐内,嗡嗡地叫着,颇有一道盛夏的滋味了。

家事繁琐,几日来未曾下得楼去。

小院后侧的土路旁,杨花柳絮残尽,风一吹,卷似漫天雪。一望无际的麦田绿泻向远方,成群的蝴蝶在蓝天下、小道边,翩然起舞。

五月,一个浪漫火热的季节。

我已有许久不曾写作了。郁结,犹如张奶奶墙头上探出的丁香瓣。寂寞,是一个诗人刚刚好的独有情致。

此刻,日月当头,我又提起了笔杆。

我应该是惧怕淡忘生命中的那些过往,所以才这样孤独地做着人间清醒的事儿。

我记忆里那棵栽在祖父宅子南角的大枣树,想必此刻已是细花繁闹了。

茂密的枝叶散出来的清香,灌满了这个小院。

祖母坐在窗棂下缝补——

百灵,黄莺,踩着枣枝啼叫。蓦然扑棱地飞去,枣花被鸟爪荡得碎碎地飘,悠悠地落在祖母面前的簸箕里。

阳光正穿过层层叠叠枣树嫩叶,明晃晃地照着祖母慈祥的面容……

村人多仗义,这个季节,满村满地都是填饱肚皮的粮食,小麦穗、豌豆、樱桃,各种各样,不稀罕。若往邻村十里看电影归来,踏着夜色,闻着狗吠,随便揪一把谁家的麦穗往火上燎了吃,是不必担心挨骂的。

临近小满,田地需要打理得紧些。村头赵奶奶的院子便热闹了起来。家有幼儿的,但凡要下地干活去,把小儿往赵奶奶家院一放,只管提着铁锹放心去。中午无论放工再晚,是不需挂念孩子饿肚子的。赵奶奶八十多岁的高龄,身子骨如五六十岁般硬朗利索。孩子们饿了,赵奶奶便抖出家底来,有啥做啥给孩子们充饥。

隔河相望,是潘楼村,我的外婆家。我数次从学堂读书回来,都会看到我的外公牵着羊在潘密坡放。我隔着河与外公打招呼,外公耳朵背,但能听清楚我的声音。喊外公时,他总是笑咪咪的,把羊群拴在柳树底下,趟着水过河来抱我几下。

祖母的院子前有池塘,方方正正。我小时候总认为这个塘子是南海观音池,什么鱼儿都能看到。大人不在家时,就自己寻了竹竿,把针捏弯做成了鱼钩消磨时光。

披着一身霞光,静静地坐在池塘边,等待祖父、父亲,还有二爷,他们依次扛着锄头、镰斧,牵着耕牛晃悠悠地从田间地头回到草棚来。

灶房里,柴火旺旺的,祖母裹着小脚来回地忙碌,舀水、和面、添柴……

暮地惊醒,做了一道长长的梦。

我不止一次地梦见村后的大竹林,微风婆娑,月色轻洒,我一个人静静地在国内石道上走着,欢笑着。

梦至半阙,手中的拐杖不知怎样给扔掉了,贴着竹园,迎着月光,身段竟飘飘飞起。

仿佛,身正少年时,恰是,半盏江南梦……

五一

敢在五一出门旅游的人
都是勇士他们挤扁了山水
却把自己挤成了风景中的风景

在五月,我头发飞扬

本想偃旗息鼓 风却敲窗
罢了
把一些胭脂匆匆塞进镜子的惊愕中
我在五月 头发飞扬眉毛不能低敛
那就像麦子 露出锋芒
看镰刀是否磨成一枚太阳
是刀有种 还是我有香五月有五月的路
我有我的文章 一翻阅 汗开始流淌

五月有约

来时 你的花期已过
尽管你的青枝仍然葱茏 脸庞仍然皎洁青山也遮不住你微突的肚子
云俯下身来 在温柔地擦你额头上的汗珠
有鸟在你身后喳喳地叫
你那一袖的李子
还有点涩 有点青 有点不好意思端出来我来看你 不是吃你的李子
而是为青山送来一只蝴蝶
绣你看你的娇羞 一点一点地扩散
看你的甜蜜 一点一点从大山深处突围
不经意间
五月从我的手指尖溜了下来
成了你的铁粉 一脸潮红

皋月辞

明明我是你的五月
你却在我的耳旁悄悄地呢喃
你是我的皋月立夏一激动 拉风 身上纹满秧苗
而一朵菖蒲咯咯直笑麦子手拉手 一路朝圣
村庄按时上香
一条河反复在洗两岸垂柳
山顿时青葱我还是翻过一页页往事
在一滴晨露上 钓出一轮太阳的羞
五月渐渐丰满茶余饭后 有人在问
小满何时嫁人

季节的汗水

□贺红江

在乡野,在劳作的田间地畴
在城市,在繁忙的流水线工位
无论白天还是黑夜
这个季节的阳光
平均分为24等份
白天触摸黝黑的肱二头肌
触摸矫健有力的步伐
触摸一切关于劳动的身影夜里有余温
一点一点地包裹归巢的倦鸟
他们,在夜里依然书写火热生活的篇章
他们,手掌厚笃且宽大
一点一点地积蓄着向上的力量看见了夏日的模样
你的笑脸就是一簇耀眼的花朵
亮晶晶的色彩
拼成五月花团锦簇的海洋
在眼前,在大江南北
红彤彤的脸颊
是这世上,最美的模样